

悲慘世界



悲惨世界

(四)

原著：法·雨果

翻译：李 丹

改编：陆和逊 张定华

绘画：张定华



HJK767制作

内 容 提 要

继第三册描写冉阿让又一次从沙威的魔爪中逃脱之后，他继续隐姓埋名，深居简出，以求生存。然而，在这悲惨的世界里，偏偏是如此狭窄，德纳第、沙威鬼影幢幢，步步向他逼来；那个不知名的青年又要夺走他心中的唯一希望和光明——珂赛特。为了摆脱厄运，觅一立锥之地，冉阿让准备带珂赛特逃亡英国。就在这时，革命风暴席卷巴黎，人们拿起武器，涌上街头，向专制统治者开火。革命的烈火锤炼着老一辈人，也考验着年青一代。在硝烟弥漫、血流成河的街垒里，沙威竟然成了俘虏，而冉阿让则是执刑人。冉阿让把沙威押到无人的街角上，竟然一反常情地释放了他，这使沙威震惊得目瞪口呆，他怎能理解冉阿让以德报怨的良苦用心呢！



1. 沙威，狼一样凶残的沙威竟然陷入懊丧和忧虑之中。他审讯了德纳第，发觉自己在戈尔博老屋和德纳第一伙的那一场搏斗中，由于一时疏忽，让那个可疑的受害者逃走了，从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2. 在现场查获的苦役犯的越狱工具——装有小锯条的大铜元以及德纳第的口供，使沙威恍然大悟，那逃走的受害人正是他多年来一直追捕的冉阿让。



3.是的，冉阿让又一次从沙威布下的法网里脱险了。那天，他带着被火烫伤的肉体痛苦和逃离魔爪的精神恐怖，仓惶地回到家里。



4. 他沉浸在忧虑和苦恼之中。他想起了这八年的苦痛经历：八年前他躲进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在那里整整躲了五年。他本想就此度过一生，然而为了不让珂赛特当一辈子的修女，他趁老割风死的机会，借口得到一笔遗产，辞去了修道院的职务。



5. 一八二九年十月，冉阿让以割风这个名字，租下了卜吕梅街的这幢房子，他带着珂赛特悄悄地住了下来。为了躲避警察的注意，他还在巴黎西街和武人街租了另外两个住处，时而住在这里，时而住在那里。



6. 他让珂赛特和保姆住在华丽的楼房里，自己则住在后院的下房里，他唯一的要求是让珂赛特爱他。得到珂赛特的爱，他身心舒坦，心满意足，除此，毫无所求。



7.他认为珂赛特的温情是专属于他一个人的，和珂赛特在一起，他便沉浸在齐天的福分里。他暗自庆幸他将能这样度此一生。



8.不久，冉阿让发觉，每当他们散步时遇见那个不相识的青年，珂赛特便流露出喜悦；不见那个青年，她便心神不定，万般苦闷。冉阿让预感到她将从他的怀里溜开。于是他发誓避开那个青年。



9.唉！世上的路竟是那么狭窄。他以为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害人的魔鬼也会把他遗忘。谁知躲开了马吕斯又遇上了德纳第和沙威，种种危险又向他逼来。忧虑、痛苦和伤口红肿，害得他接连发了几天的高烧。



10. 他的病把珂赛特吓坏了，她坚持要去请医生，可是冉阿让怎么也不答应。珂赛特只好自己替他包扎，细心服侍，这使冉阿让的恐惧和忧虑渐渐消散。



11. 冉阿让望着整天守在他身边的珂赛特,觉得自己再生了,旧时的欢乐以无可形容的光辉焕然再现了。他情不自禁地说:“呵,多美好的创伤!多美好的痛苦!”



12. 看见父亲的痛苦减轻了，伤口慢慢好了，珂赛特心里的痛苦也渐渐平息下去了。可是，她仍然时时思念着那个相见不相识的青年——马吕斯，不知他现在哪里。



13. 马吕斯也时时在想念她。自从那天德纳第被捕后，他就搬到他的朋友古费拉克家里去住了。可是，那心爱的姑娘在哪里呢？看不见她，她的形象愈加在他心里发出光辉，他把思念写在纸上，称之为“和她通信”。



14. 古费拉克看见马吕斯整天神魂颠倒，便拉着他去参加“ABC”的集会。会上，有个青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要的是压迫的终止，暴政的终止，成人有工作，儿童有教育！要自由！要平等！要博爱！打倒国王非利浦！……



15. 演说结束了，古费拉克向马吕斯介绍说：“他叫安灼拉，是我们的首领。”还介绍了公白飞、勃鲁维尔、巴阿雷、梅格尔、若李和格朗太尔等朋友。告诉他，“ABC”是这些大学生和工人结成的爱国青年社团。



16. 在回家的路上,马吕斯忽然听到有个熟悉的沙哑的声音在喊他。他抬头一看,是德纳第的大姑娘爱潘妮。她那蒙垢受苦的面貌上似乎又添了教人胆寒心碎的东西。



17. 爱潘妮露出了惊喜的笑容,过了好一阵才说:“我到底把您找到了!……我在黑屋里关了好几天,他们把我放了,况且我还不到受管制的年龄呢!”



18. 看着马吕斯沉郁的样子，爱潘妮难受地说：“我懂，就为了那件抢人的事，您搬走了。”她似乎经过了一阵内心的斗争，然后说：“您老是这样愁眉苦脸。我要使您高兴。我已找到了那个地址，那小姐的地址。”



19.啊,太好了! 马吕斯的血液涌向心房,他惊喜若狂地一把抓住她的手:“快,快告诉我! 在什么地方?”



20. 爱潘妮哀求地望着马吕斯：“您以前许过我，只要我找到她的住址，无论我要什么，您都情愿给我……”



21.“对。”马吕斯如醉如痴地回答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五法郎，搁在爱潘妮手里。她呆呆地望着手中的钱，脸上升起了一片阴云。



22. 她张开手指，让钱落在地上，苦楚地说：“我不要您的钱……她住在卜吕梅大街十九号，大花园里。您高兴了吧？”



23.在卜吕梅街十九号的花园里,苍茫的夜色给珂赛特带来一种莫来由的伤感。突然,她听见园子里有男人的脚步声,同时发现月光把一个人影清楚地投在草地上。



24. 她吓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她鼓足了勇气，转过身子，可是什么人也没有。她再望望地上，那影子也不见了。



25. 第二天清晨,珂赛特踏着沾满露水的青草,慢慢走到她常坐的石凳前,奇怪地发现石凳上搁着一块石头。她好奇地搬开石头,只见下面压着一封信。



26.珂赛特疑惑地捡起这封敞着口的信，抽出一叠纸，见写得笔迹秀丽，可上面没有名字，也没有签名。是谁送来的呢？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迫使她念了起来。



27. 这十五张纸把全部的爱和痛苦——温婉地向她揭示出来，字里行间有一颗抑郁的心，一种坦率的倾慕。她心里豁然亮了：是他！



28. 姑娘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深切的酸楚。她赶快回到房子里，反复重读那十五页信纸。她深深地落在仙境似的爱慕中了。



29. 黄昏时分，珂赛特来到园子里，走到石凳跟前，伸出一只白嫩的手，搁在那石头上，仿佛要抚摸它，感谢它给她带来那封信似的。



30. 她似乎感觉到背后立着一个人。她转过头去，果然是她想念中的人。只见他脸色苍白，消瘦，近晚的微光把他俊美的脸映得发青。



31.他们四目相对,沉寂无声。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马吕斯才吞吞吐吐地说:“请原谅,我心里太苦闷,不能这样活下去,所以我来了……”



32. “您看了我写的东西了吗？还记得您望我一眼的那天吗？快一年了，我以为再也见不着您了……如今我又找到了您。啊！您是我的天使。”



33. “呵，我的母亲！”姑娘瘫软了下去，马吕斯连忙搀住她。她拿起他的一只手，把它搁在自己的胸口。他感觉到了藏在那里的信纸。



34. 他怯生生地说：“您爱我吗？”“不要您问！您早就知道了！”她以几乎教人听不见的声音悄悄地回答。



35. 姑娘把羞得绯红的脸藏在心花怒放的青年的怀里。她的灵魂，象花上的一滴露珠，在她的唇边抖颤：“您叫什么名字？”“我叫马吕斯。”他说，“您呢？”“珂赛特。”



36. 他们睁着雪亮的眼睛在黑暗中互相注视，互相倾诉着自己的怀念、思慕、陶醉、忧伤和爱情。



37.从此,马吕斯每天晚上都来跟珂赛特约会。他心中洋溢着齐天幸福,他们虽是人间情侣却更近似天仙。他们无比纯洁,无比天真,陶然如醉,容光焕发。



38.那院子成了这对喁喁私语的情人的圣地。马吕斯感到珂赛特的贞洁，珂赛特也感到马吕斯的忠诚。他们互相敬爱，如对神明，那是两颗童贞的心在理想境界中无可名状的初次燃烧。



39. 他俩简直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没想到竟然有人在悄悄地躲着窥听。那是爱潘妮。她自从把这个地方告诉了马吕斯以后，也就跟踪着他，每晚神情忧伤地站在暗处偷看他们，又仿佛在替他守卫着进出的铁门。



40. 将近十点钟的时候，爱潘妮发现有四个人跌跌撞撞走进卜吕梅街，一直走到那院子的铁门跟前。他们轻声地咕嘈着：“是的，正是这里。院里有狗吗？……”



41.那个为首的察看着铁栏门，一根根摇撼着铁条。在黑暗中的爱潘妮冷不防地打了他一下，把他吓得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是什么妖精？”



42.“是您的女儿！亲爱的爸爸，好久不见了，您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43.“喔，妈的，我们总算跑出来了。是越狱出来的……”父亲说。爱潘妮不等他说完，便跳上去抱住他的脖子。“呵，我的小爸爸，亲亲我吧。妈妈呢？快告诉我！”



44. 德纳第不耐烦了，骂道：“妈的，你干什么，疯了吗？不要缠我！”巴纳斯山走过来说：“不要碍我们的事，这是狐狸活动的时候，不是母鸡活动的时候！”



45. 爱潘妮阻止他们说：“您知道我不是傻子。我已经调查过了，你们会白白地暴露你们自己。我向你们发誓，这宅子里弄不出一点名堂。”



46. 德纳第眯起眼睛狠狠地说：“滚开，小妖精，让我们干活！”姑娘面对那四个凶狠的匪徒，坚决地说：“可是，我，我不愿意。”



47. 匪徒们愣住了。爱潘妮又一字一句地说：“你们如果跨进这院子，我便喊出来，我把大家叫醒，我要他们把你们全抓起来，打我父亲开始。”



48. 德纳第骂道：“母狗！”爱潘妮笑了：“随你们怎样，反正不让你们进去。我不是狗的女儿，我是狼的女儿。你们动刀子，我就用鞋底板揍你们，你们敢来试试！”



49.德纳第做出了笑脸：“我的女儿，我们总得找出路，你对你爹就一点情义也没有了吗？”“我讨厌你，饿死活该。”爱潘妮愤愤地说。



50. 姑娘那坚决的惊人的神气把这四个歹徒镇住了。他们又恼又怕，耸耸肩膀，无可奈何地走了。



51. 爱潘妮击退四个强人,保护了这院内一对情人的安宁。可是却另有一场风暴正袭击着这对情人。珂赛特在与马吕斯的喁喁私语中,突然满面阴霾地说:“我要走了!”



52. “怎么？”马吕斯象挨了当头霹雳。珂赛特流着眼泪告诉他：“我们不久就要走了。父亲要我在一个星期内准备停当，也许要去英国。”“太可怕了，你要离开我了？”马吕斯感到一阵寒噤，从头颤到了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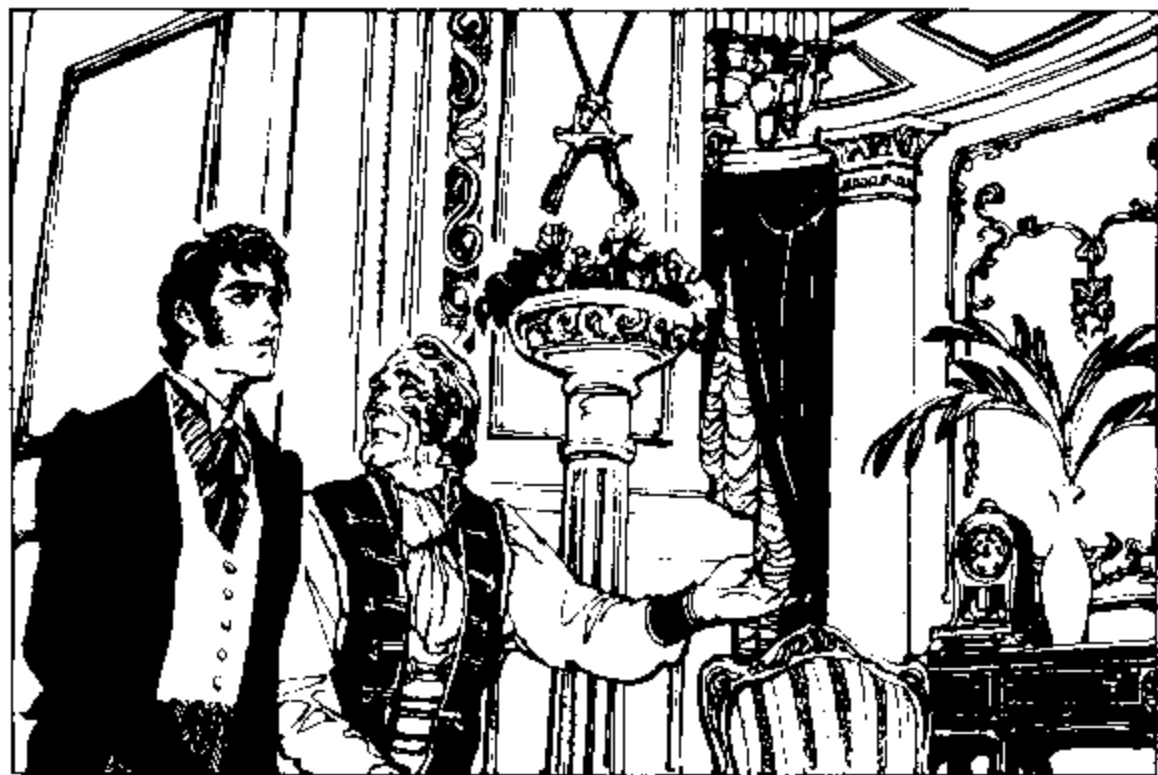
53.停了半晌，珂赛特凄怆地望着他说：“我们走，你也走，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来找我。”



54. 马吕斯苦痛地摇摇头：“这不成，我是个穷小子，你只是在夜晚看见我，把你的爱情给我了；要是你在白天看见我，你会给我一个铜子儿！到英国去？唉！我连出国的护照费也付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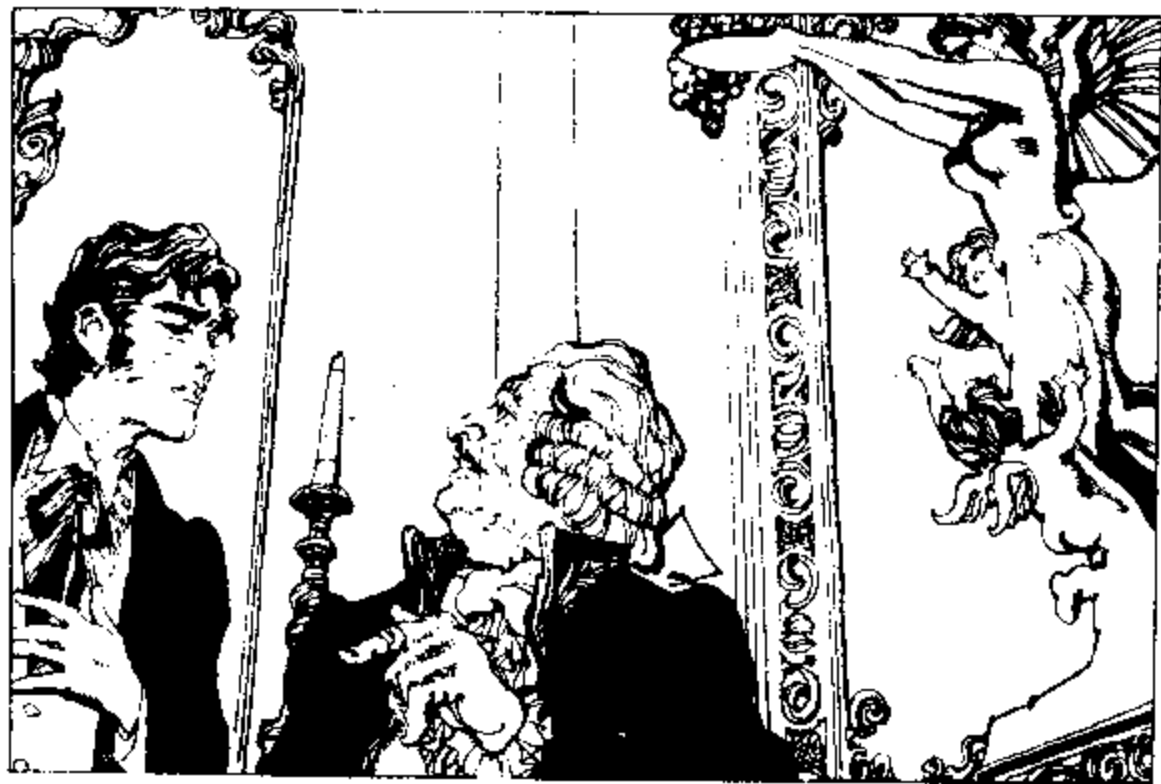
55. 她哭了。马吕斯只觉得热血频频在太阳穴涌动，他庄严地说：“我可以向你发出最神圣的誓：如果你走，我就死！”但他转念一想，又说：“后天晚上，你等我吧。我去想想办法。”



56. 绝望使马吕斯想起了已断绝关系五年了的外公吉诺曼先生。为了爱情，他强抑着屈辱的感情，硬着头皮上门去向外公求援。



57. 吉诺曼先生意外地见到久盼的马吕斯，一团高兴在胸中翻腾，但他出于冷峻无情的本性，却粗声大气地问：“你来干什么？”



88. “我……我……” 马吕斯显得非常尴尬。外公严厉地打断他的话：“你是来请求我原谅的吗？你认错了吗？”马吕斯象一个即将掉下悬崖绝壁的人，恳求说：“我是来请求您允许我结婚的。”



59. 吉诺曼先生轻蔑地说：“你不是戴着男爵的头衔成了共和党人吗？你参加了革命，多少还吃得开吧？现在来求我这个保王党！你要结婚了，请问，你有多少财产？”



60. 马吕斯摇摇头：“一文也没有。”“那么姑娘有陪嫁钱或者财产继承权？”外公又问。“也没有。”外公放声大笑起来：“哈哈，二十一岁，没有职业，彭眉胥男爵夫人每天到蔬菜摊上去买两个铜子的香芹菜！”



61. “公公!”马吕斯几乎是在绝望中发出哀叫。一听见“公公”的称呼，顿使老外公容光焕发，满脸堆笑：“总算还承认我这个公公。看你穿得象个小偷。”



62. 吉诺曼掏出一包钱来。马吕斯觉得事情有了转机,赶紧说:
“我的好公公,您知道我多么爱她。她父亲要把她带到英国去,
我才来请外公帮助……”



63.吉诺曼喜笑颜开地听完马吕斯的故事,满意地点点头:“我觉得这非常之好。我情愿你亲上一个女人,总比去当一个革命党人强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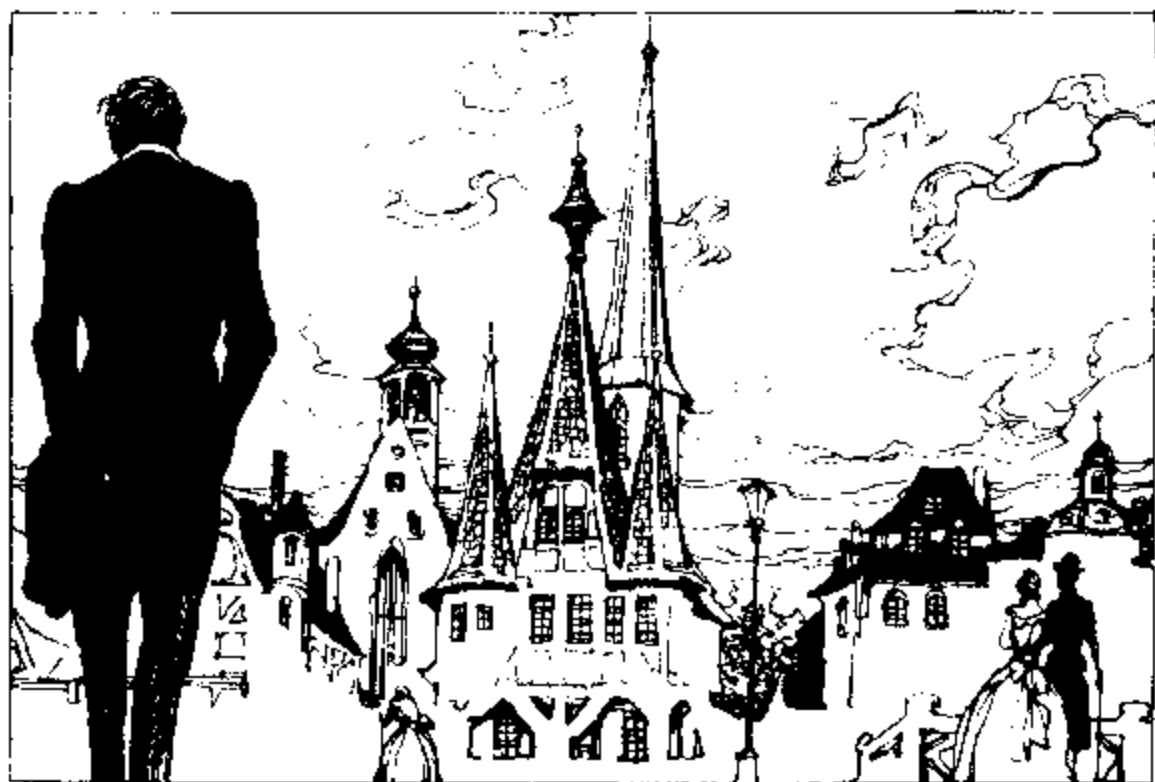
64. 老外公狡黠地笑了笑，挤眉弄眼地说：“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做人要滑，不要急于结婚。这里是两百金洋，寻开心去吧！收她做你的情妇。”



65. 外祖父的话象一把利剑插进这严肃的青年人的心中,他愤愤地走到房门口,转过身来说:“五年前您侮辱了我的父亲;今天您侮辱了我的爱人,我什么也不向您要求了。先生,从此永决!”



66. 吉诺曼目瞪口呆地望着马吕斯大步走出了房门,这才伤心地嚎叫着:“啊!我的天主,这一下,他不会再回来了。马吕斯!马吕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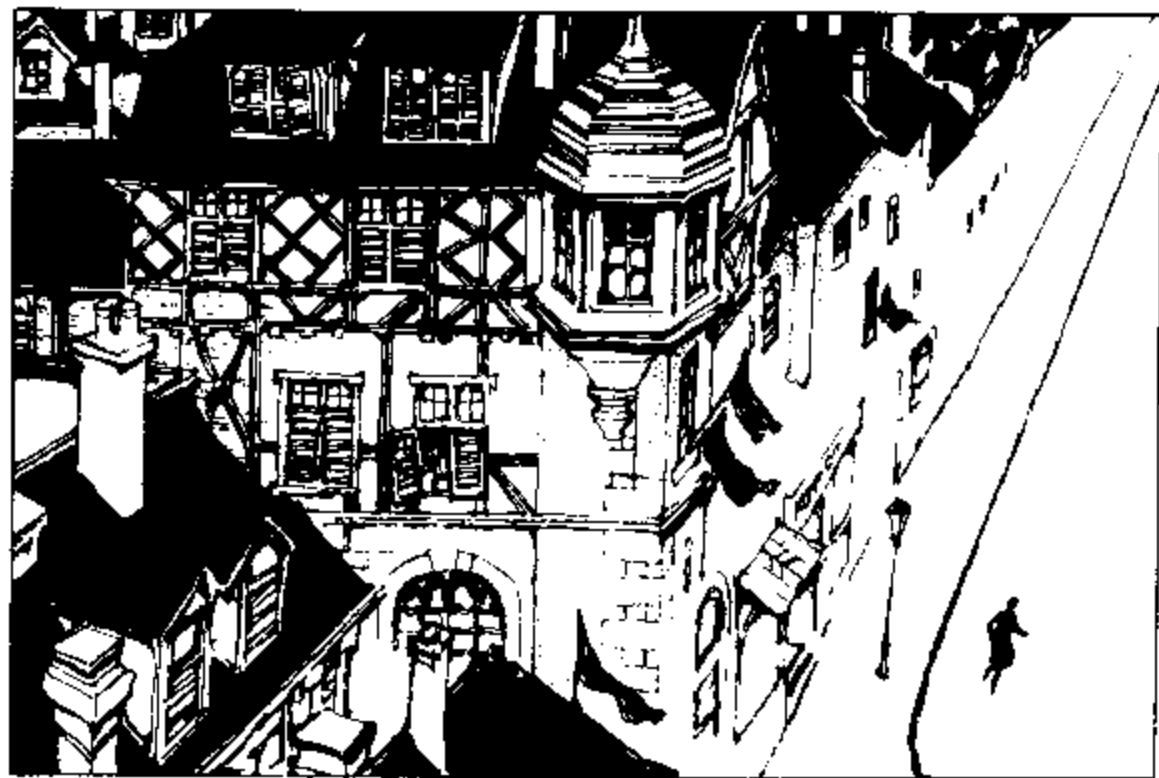
67. 马吕斯心情沮丧,失望地在街上晃荡,直到黎明,才失魂落魄地走回古费拉克的住所。



68.正好“ABC”的朋友都在这里。古费拉克告诉他：“今天是拉马克将军入葬，拉马克将军是拿破仑的元帅，是位勇士，大家都为他送葬，希望你也一起参加。”



69. 安灼拉激动地对马吕斯说：“拉马克将军高举自由的旗帜，受到群众的爱戴。现在他离开了我们，我们要把哀伤化为反抗。人民将举行起义。希望你也参加起义的行列。”可是马吕斯对这番话似乎毫不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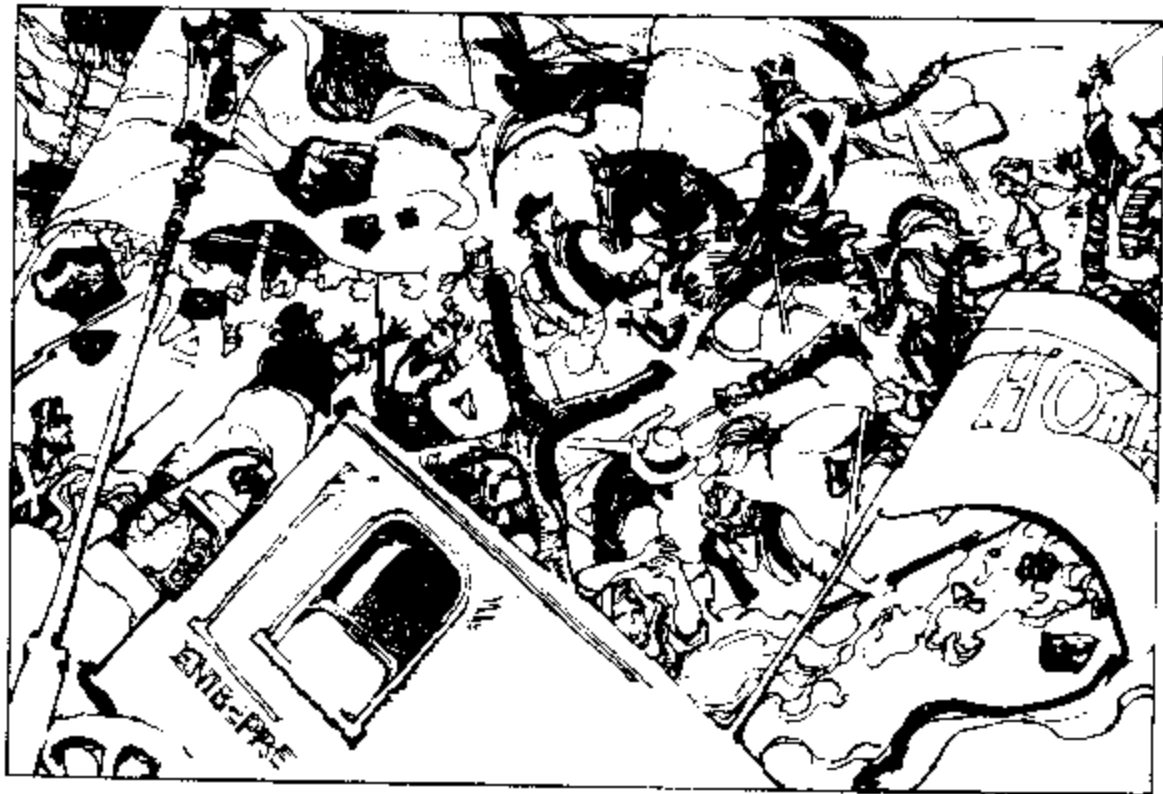
70.大家都走了,屋里只留下马吕斯一个人,他这才感到了孤独和凄凉。他想起了以前沙威借给他的两支手枪还藏着,便拿来揣在怀里,不由自主地向街上走去。



71.街上人声鼎沸。人民武装起来了，铁棍、木棒都成了武器。



72. 多么宏壮的送葬队伍啊! 巴黎给拉马克将军送葬。对行动的渴望和对朋友的哀悼融合在一起。



73. “拉马克先生永垂不朽!” “拉马克先生精神不死!”送葬队伍高呼着口号，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奥斯德里茨桥头广场。突然，龙骑兵向送葬行列冲来，逢人便砍。人群向四面分散，奔跑着，冲撞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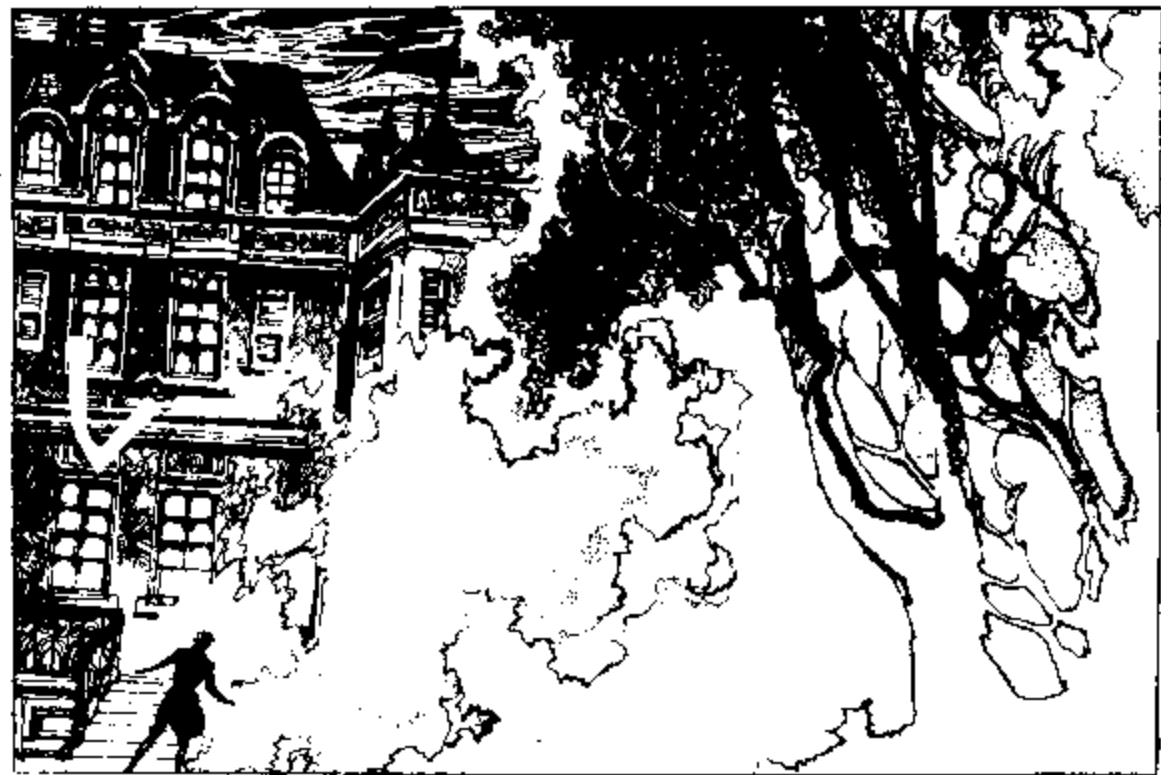
74. 青年们拖着柩车，一路飞跑，向市政府冲去。他们叫喊着，抵抗着卡宾枪连的袭击。“拿起武器！”巴黎的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投入战斗的吼声。



75.怒火鼓起了暴动,正如大风煽扬着烈火。工人、大学生、无数的人们滚动酒桶,堆砌石块,顷刻间在许多街道上筑起了街垒。这就是巴黎历史上的伟大一页——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人民起义日。



76. 革命的风暴激动了马吕斯，但他想起和珂赛特的约会，又挤出了人群，在荒僻的街道上徘徊到天黑，便向卜吕梅街奔去。



77. 马吕斯溜进院子，却不见珂赛特的影子。房子的窗户全关闭着，他在门窗上乱捶，也没有人回答。他心里乱作一团，不顾一切地大声叫喊：“珂赛特！”还是无人答应，整座房子象坟墓一样寂静。



78. 马吕斯失望地看看他和珂赛特一同坐过的石凳，悲伤地自言自语：“珂赛特既然已经走了，我只有——死！”



79. 忽然,他听到有人在不远处喊他:“马吕斯先生,您的那些朋友在麻厂街街垒里等您呢!”这嘶哑、粗糙的声音很象爱潘妮,他惶恐地跑到铁门边,仿佛看到有个人影消失在黑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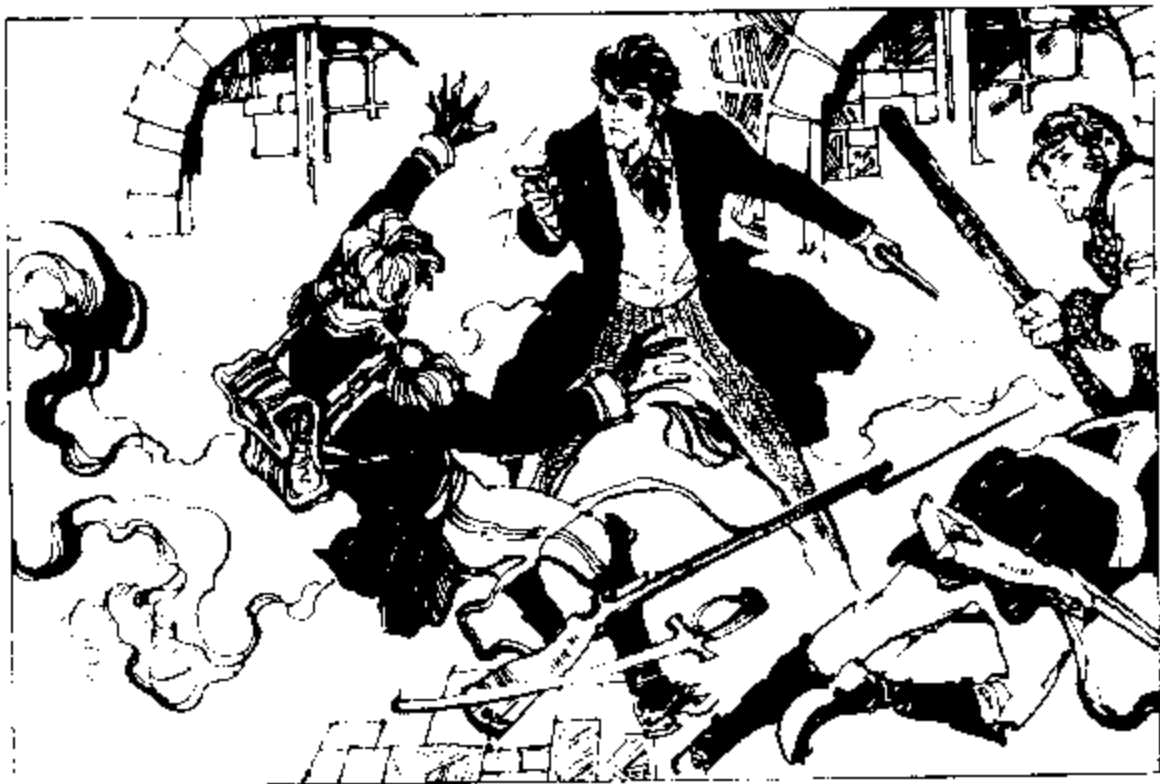
80.他痛苦到要发疯了,只求一死了之。他无所希求,也就无所畏惧。他迎着枪声,绕过一条条街道,穿过在夜雾中浮动的人群,避开巡逻队,向麻厂街走去。



81.战争的硝烟使马吕斯想起了父亲——英勇的彭眉胥上校，他为捍卫法兰西，东征西讨二十年。现在轮到自己了，应当步着父亲的后尘，为摧毁君主制，为自由的法兰西而战。



82. 枪声越来越激烈了。马吕斯奔进蒙德都街的转角处，躲在街角里，目击着这场战斗。他眼见一群市卫队越过公路，穿过缺口，正向麻厂街的街垒进攻。有个士兵向野孩子伽弗洛什扑去，另一个正逼向古费拉克。



83.这是一发千钧的时候，马吕斯立刻掏出两支手枪，第一枪救了伽弗洛什，第二枪把进逼古费拉克的士兵撂倒。



84. 起义战士们发起一阵猛烈的射击，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进犯的官兵被击退了，他们丢下了伤员，狼狈地向街的尽头逃走了。



85.街垒解围了,大家围住了马吕斯。安灼拉高兴地说:“你也来了!太好了!”古费拉克感激地说:“没有你,我早已死了!”马吕斯不由得为自己也成了起义战士而感到激动。



86. 伽弗洛什走到安灼拉跟前,指着正在修筑街垒的一个大个子说:“你看见那个人吗?他是个奸细。前几天我去偷做子弹的铅,他差点揪下我的耳朵呢!”马吕斯看了那人一眼,说:“我在派出所里和他打过交道。”



87. 安灼拉带着几个工人和小伽弗洛什走到那人身旁,问道:
“你是什么人?”那人先是大吃一惊,随又沉着地回答说:“我明白了,
要怎样便怎样吧!”“你叫什么名字?”“沙威。”



88. 安灼拉向身旁的工人递了个眼色。他们一拥而上，把沙威捆了起来。并在他身上抄出了警察署长的亲笔命令：“沙威侦察员应立即前往调查，是否确有匪徒在塞纳河右岸进行活动。”



89. 安灼拉命令说：“把他带走，我们失败，就毙了他。现在得节省子弹。”伽弗洛什在一旁打趣说：“嘿！这回可是小老鼠逮住了老猫啦！”



90. 不多时,国民警卫军又重新集结,踏着整齐的步伐向街垒冲来。带队的军官大声地对起义者喊道:“放下武器!不然,要进攻啦!”



91. 双方的枪声同时大作, 硝烟弥漫。在窒息的烟雾中散出即将死去的和受伤的人们的呻吟声。随着一阵强烈的爆炸声, 插在街垒里的红旗倒下了。



92. 安灼拉大声叫道：“谁有胆量再把红旗插到街垒上去？”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应声站了出来，拿起红旗走上街垒的石级。人们惊叫起来：“呵！马白夫公公！”



93. 马白夫公公是一七九三年国民公会代表，此刻他视死如归，登上街垒的顶上，挥动着红旗高声喊道：“革命万岁！共和万岁！博爱！平等！”



94.“砰！砰砰！”枪声响了，旗子从老人手中滑脱了，他的身体向后倒在石块上，鲜血象溪水似的从他胸前流出来。他那衰老的脸，惨白而悲哀，仿佛仍望着天空。



95. 起义的人们全被一种忿激的心情所控制, 忘了自卫, 在短时间的惊愕之后, 突然一齐奔向老人的尸体。



96. 安灼拉沉痛地喊道：“公民们，这是老一辈给青年一代做出的榜样。这位老人浩气凛然，他死得光荣，让我们保护好他的遗体，让他留在我们中间。我们要使这条街垒成为铜墙铁壁。”



97. 政府军象洪水一样涌来, 齐向街垒攀登, 密匝匝一大排闪着光的枪刺已在街垒的顶上晃动, 一场厮杀开始了。街垒处于危急之中。



98.炮火和鲜血使马吕斯忘记了爱情的痛苦，他抱起一桶火药，冲上街垒。这时，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瞄准了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蓦地跳上来个姑娘，一只手抓住枪管，另一只手堵在枪口上。



99.枪响了，姑娘倒了下去。马吕斯在硝烟中冲到街垒顶上，发出骇人的叫喊：“你们滚开，要不我就炸掉这街垒！”他的面庞在火光中显出一种无所畏惧的坚定意志，这是继老革命而起的新的革命者的形象。



100. 进犯的官兵被马吕斯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吓倒了，他们各自逃命，一窝蜂似地退向那街的尽头。



101.街垒转危为安了，人们欢呼雀跃。马吕斯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他真正体验到自己是个与街垒休戚与共的战士。



102. 马吕斯仿佛听见有人在黑暗中有气无力地叫喊他。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啊！他弯下腰去一看：“啊！是您，爱潘妮！”爱潘妮躺在血泊之中，脸色煞白。马吕斯惊奇地问：“您怎么会在这地方？”



103. 马吕斯俯身下去，见她手掌心上有个黑洞，不解地问：“您的手怎么啦？”“您先头没有看见有杆枪对着您瞄准吗？”马吕斯这才恍然大悟：刚才是爱潘妮用手堵住枪口，救了他的命。



104. 马吕斯的眼睛湿润了。枪弹打通了爱潘妮的手，又从她背上穿出去，鲜血从胸口的弹孔里一阵阵流出来。她带着惨痛的笑容说：“我就要死了，马吕斯先生。您知道吗，我把您带到了那幢房子，我心里却多么别扭啊！……”



105. “听我说，我衣袋里有一封信，是她给您的。她把信给您留在石凳上，可我把它扣下了，我不情愿您收到这封信，但我也情愿捉弄您。”她挣扎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



106.爱潘妮断断续续地说：“现在为了谢谢我，请答应我……记得吗，以前您答应我的。”“我答应你。”“答应我，等我死了，请您在我的额头上，吻我一下。我会感觉到的。”说完，她闭上了眼睛。



107.忽然，她又慢慢睁开眼睛，以一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凄婉语气说：“并且，听我说，马吕斯先生，我早就有点爱您呢！”她再一次勉力笑了笑，就溘然长逝了。



108. 马吕斯低下头，在她那冷汗涔涔的灰白额头上吻了一下，怀着无可奈何的伤感向那不幸的灵魂告别。



109. 马吕斯迫不及待地打开那封信。信上写道：“我心爱的，真不巧，我父亲要我立刻离开此地。今晚，我们住在武人街七号。八天内，我们去伦敦。——珂赛特。六月四日。”“呵，珂赛特依然爱着我！”马吕斯激动得发抖。



110.然而，马吕斯觉得命运没有改变：她的父亲要领她去英国，自己的外祖父又不肯帮助。马吕斯心想，与其苦恼，不如战死，必须把决死的心告诉珂赛特。于是，他从纸夹里撕下纸来给珂赛特写了一封信。



111. 马吕斯想让爱潘妮的弟弟伽弗洛什离开街垒，离开即将来临的灾难，他特意请小伽弗洛什把这封信送给珂赛特·割风小姐，去武人街跑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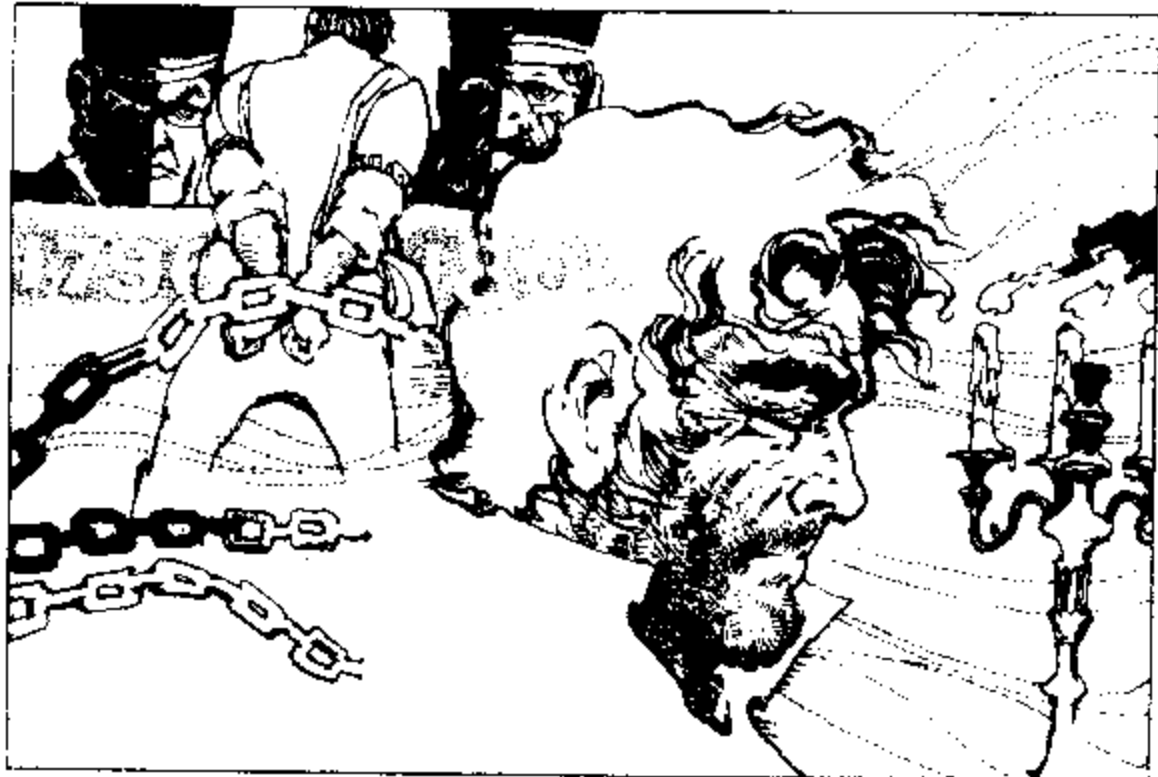
112. 在武人街七号寓所里，冉阿让的心绪正受着骇人的折磨。这几天来，许多迹象使他忧心忡忡。他知道，隐居保不了自己，过去的魔鬼迟早会出现的，沙威、德纳第，也许还有珂赛特思念着的那位浪漫青年……



113. 昨天，他断然决定离开卜吕梅大街，在武人街暂住几天，然后设法去英国。可是珂赛特不愿意，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了分歧。忧心如焚的冉阿让哪晓得珂赛特的愁苦；愁肠寸断的珂赛特又怎知父亲的忧惧！



114. 昨天晚上，冉阿让无意中在珂赛特用过的吸墨纸簿子上看到了她写给马吕斯的信的字迹。这意外的发现使他的灵魂暴跳如雷，而他的身子却瘫倒在破椅里。



115. 这个铁铮铮的汉子，多少年来受尽了逆境的折磨和法律的迫害，他冒过杀头的危险，放弃过自由，成了一个刻苦自励，无私无我，与世无争的人。可是此刻，他的心却不那么坦然了啊！



116. 一直来，他把珂赛特当作光明，当作安身之处，当作家庭，当作祖国，当作天堂。可是如今，他将眼睁睁地失去心爱的珂赛特，怎不教他心碎肠断！



117. 失望中的猜测是一种百发百中的神矢。他把某几次的情景，珂赛特脸上某几回的红晕或苍白，联系起来分析，一猜便猜到了珂赛特的心中有了那个在卢森堡公园里溜走的可疑陌生人——马吕斯。



118. 冉阿让曾尽过最大努力，使自己一生中受到的一切苦难和不平的待遇都化为仁爱之心，一切都忍受，可是如今，“我”又在心灵的深处哀号了。



119. 一阵清脆的敲门声把冉阿让从遐想中惊醒。他去打开门，一个黄瘦的野孩站在他的眼前，说：“先生，我从麻厂街街垒来，给珂赛特小姐送信。”冉阿让心里一动：“给我吧。她在睡觉，我明天会交给她的。”



120.小伽弗洛什细细地打量着冉阿让，眼睛里闪出了信任的光：“老先生，我认识您，这封信就交给您吧。”



121. “你认识我？孩子。”冉阿让诧异地问。伽弗洛什点点头：“是的，我认得您。我曾看到您教训了一个匪徒，您说的话我还记得一些呢！”



122. “那天晚上，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我看见一个坏蛋凶猛地扑向一个老头，掐住他的咽喉。我正急得想叫喊，可是霎时间，那身强力壮的坏蛋竟被老头掀倒在地上，力竭声嘶地挣扎着。我使惊奇地躲着看。



123. “老头让匪徒站起来。那坏蛋象一头被铁夹子夹住的野兽，乱蹦乱跳，企图逃脱。老人只用一只手抓住他，岿然不动，心平气和地问：‘你多大了？’ ‘十九了。’ ‘你干哪一行？’ ‘闲游浪荡。’ ‘你想做什么？’ ‘做强盗。’



124. “老头劝告他：‘我的孩子，你还是准备劳动吧！游手好闲的习惯会象机器的齿轮那样，只要拖住你的一只衣角，便会把你整个人都卷进一套联动齿轮里，那你就没指望了！’



125. “自己找工作做吧！尽你的义务吧！劳动是法则，谁把它当麻烦事儿来抗拒，谁就会在强制中劳动。你拒绝了人们的诚实、疲劳，你便将到地狱里去流汗。懒惰，贪图舒服，是险恶的悬崖。当寄生虫，结果必然不幸。”



126. “我可怜的孩子，你走错了路，相信我，去做一个诚实人。现在你去吧，你刚才想要我的什么东西？我的钱包，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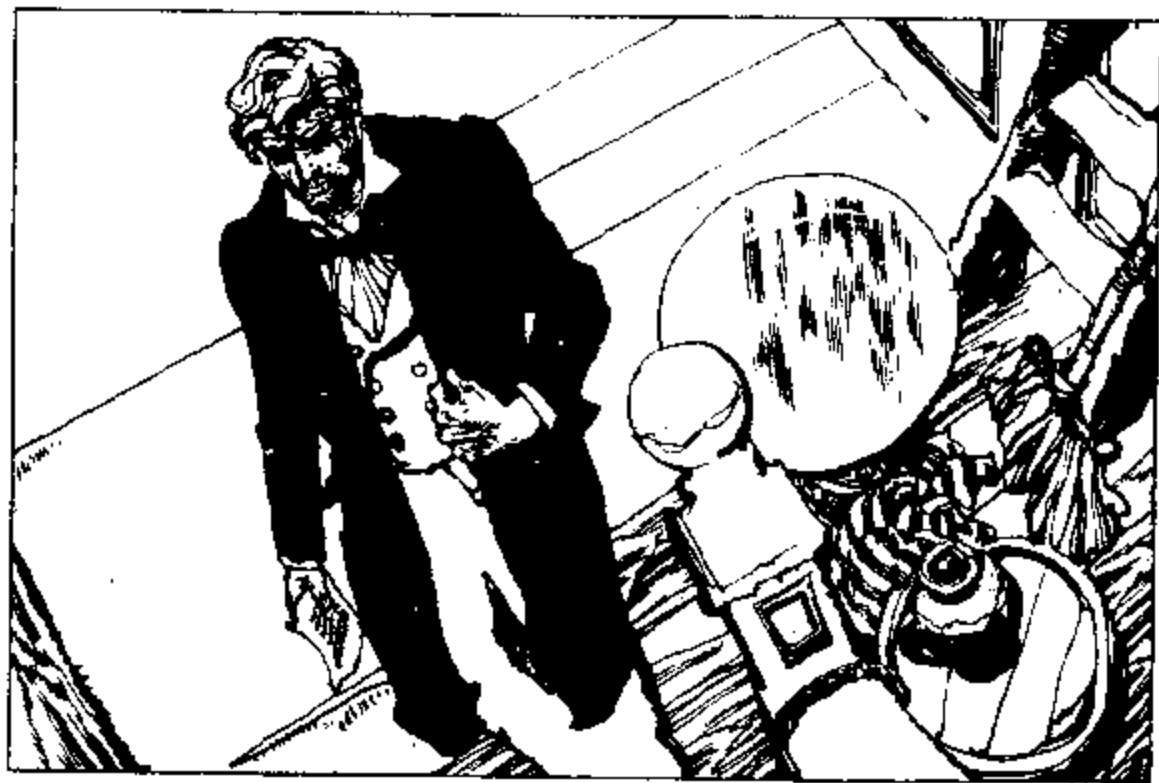
127. “这老人就是你。老先生。可我不明白，他抢你的钱包，你教训了他一顿，为什么又把钱包送给了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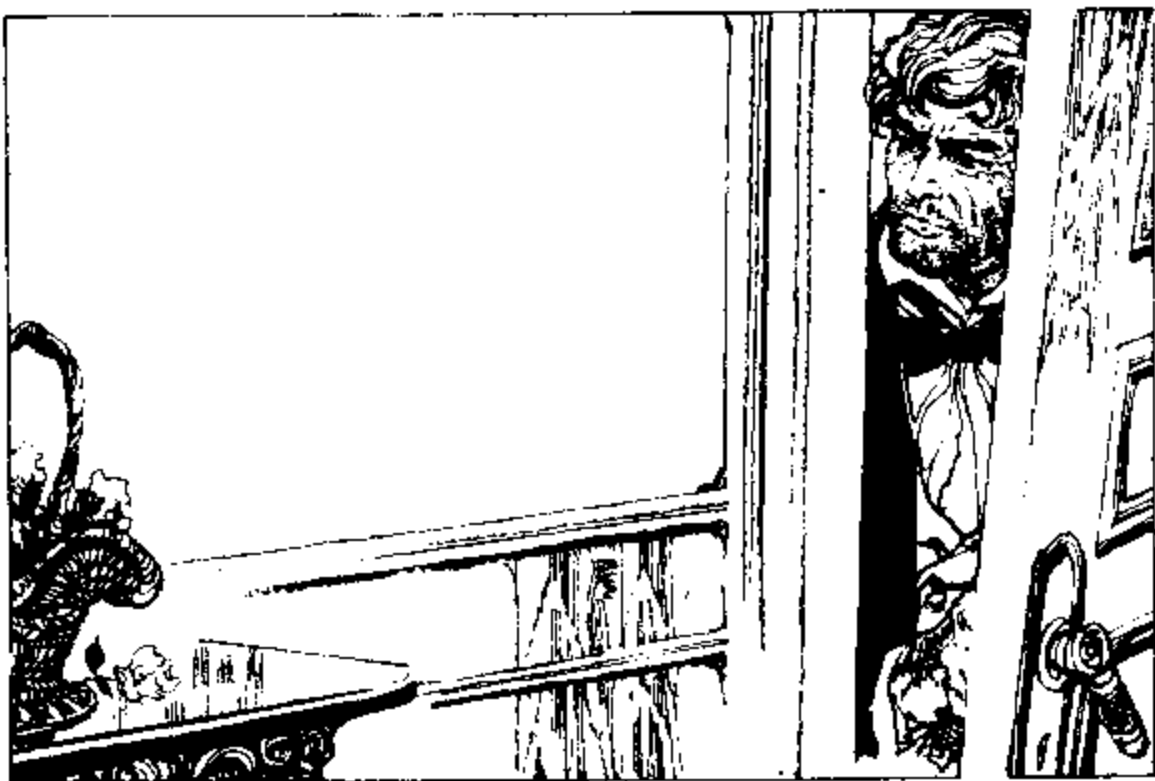
128.冉阿让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孩子的提问，却从口袋里拿出五法郎的钱来，说：“孩子，瞧你脸色，你饿了，拿去吧。”伽弗洛什接过钱，看了看，还给他：“老先生，我绝不受人家的腐蚀，我不要。”



129. 冉阿让问：“你有母亲吗？你就把钱留给你母亲吧。”伽弗洛什想了一想，把钱揣进怀里，然后抬起头来说：“老先生，你可得给我个回音。”



130. 冉阿让说：“那你明天来取。”伽弗洛什摇摇头：“明天？我今天就要回音。您快点，我还要去参加巷战呢！”冉阿让只好同意了，说：“好吧，我去叫醒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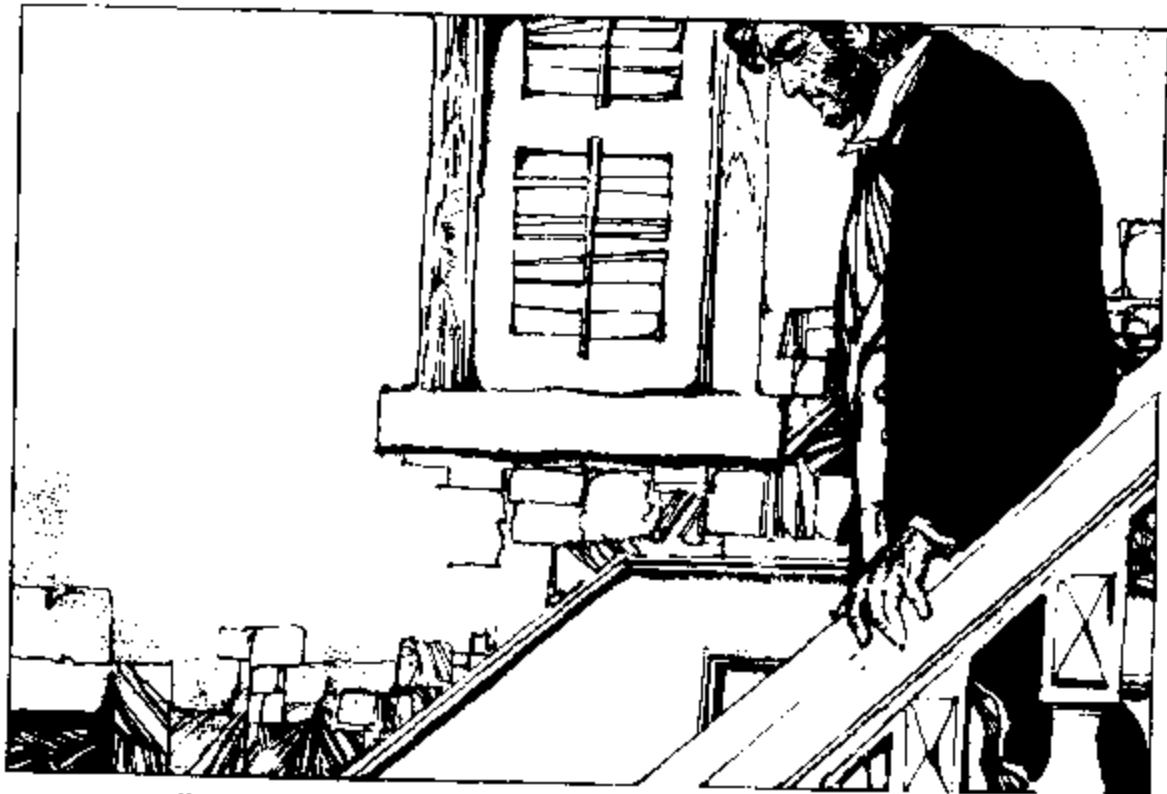
131. 冉阿让拿着马吕斯的信走上楼去。夜已深了，四周一片静寂。他轻轻推开珂赛特卧室的门，见珂赛特脸上挂着泪花，睡着了，他不忍叫醒她。



132. 他站在房门口，感情冲动地展开信纸，把它从头看到尾，见尾上写着：“亲爱的，别了！我和朋友将要死去。当您念着这信的时候，我的灵魂将伴随着您。马吕斯。”



133.一阵幸灾乐祸的心情在冉阿让心中油然而生，他想：“要是我把信扣下来呢，写信的人是死了，不会知道，珂赛特会忘记他，我就不会失去女儿了。”



134. 那样，竞争即将停止，他又可以独自一个人和珂赛特生活下去了。啊！多么幸福。他再阿让绝没有干预这件事，这中间没有他的过失！一切只是听其自然。……



135. 他这样想过之后，可是又感到心里郁闷恹惶。他随即走下楼来，对伽弗洛什说：“我亲自去回话，你带我去！”



136. 这一老一少来到麻厂街街垒时，敌人正发起猛烈的进攻，一门大炮对准街垒轰击着。冉阿让向安灼拉要来一支枪，瞄准了那个指挥开炮的军官，一枪打掉了他的头盔。



137.那军官吓得连忙撤了下去。这当口，街垒里吐出了一串火舌，愤怒而痛快地射向敌人。炮手全部横七竖八地被打死在炮车下面。敌人的火力被压下去了



138. 安灼拉走过来脸色严肃地对马吕斯和古费拉克说：“要是再这样来一次，子弹就不够了。”这话给旁边的小伽弗洛什听见了，他想了想，一拍大腿说：“咳，有了！”说罢，拔腿就向敌人方向跑去。



139. 转眼间，这野孩冲过街垒，爬到敌人的尸体中间，嘴里哼着小调，去捡起敌人丢下的子弹。



140. “砰!”一声罪恶的枪声，终止了伽弗洛什的自由歌声，敌人的子弹夺去了这个小战士的生命。



141. 马吕斯冒着敌人的枪弹把伽弗洛什的尸体拖回街垒里，悲痛地把他放在爱潘妮的身边。



142. 随着，公白飞跑来对安灼拉说：“让·勃鲁维尔不见了。在伤员中，在尸体堆里都找过，就是没有他，显然，他是被敌人俘虏了。”



143. 勃鲁维尔的确被敌人俘去了。听!“法兰西万岁! 未来万岁!”他在敌人的枪口面前发出了威武不屈的呼喊声。



144. 枪声响了，又一位勇士被杀害了。人们静默、悲痛。安灼拉望着沙威说：“你们的人杀害俘虏，我们也要杀了你。”



145. 站在一边的冉阿让走过来，要求说：“我来好吗？我带他出去，你不反对吗？”“你？”安灼拉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马吕斯。马吕斯点了点头。安灼拉也就同意了。



146.多少年来，沙威一直追踪着冉阿让，想不到自己的命却落在他手里。沙威忿忿地说：“您在这里，这并不奇怪。您可以报仇了。”



147. 冉阿让把沙威带到街角上。沙威见他拿出刀子，又说：
“用刀吗？这很象您。”



148. 冉阿让用刀子割断了捆在沙威身上的绳子，给他松了绑，说：“您自由了。您马上转弯，不会有人拦住您。我的地址是：武人街七号。您可以随时来找我。”



149. 沙威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木然地呆在那里。他看看冉阿让，依然一点也没有要杀他的迹象。他茫然地说：“我不明白。”



150. 冉阿让凄然一笑，说：“您什么时候明白过？沙威，走吧！”